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 25 屆歷史研習營：「物」的歷史

## 讀書報告（以 3000 字為限）

姓名	特爾巴衣爾	就讀學校/ 系所/年級	學校： 中國人民大學 系所： 歷史學院 年級： 2013 級
----	-------	----------------	--------------------------------------

### 報告內容：

#### 讀馬爾塞·莫斯的《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

馬爾塞·莫斯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精通多種歐洲語言和梵文等東方文字。莫斯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弟子又是其外甥，故受其舅影響和薰陶很深。莫斯又是猶太人，為世界上最優秀民族。莫斯學術生涯非常坎坷，遇到了兩次世界大戰，又由於其猶太人之身份，在二戰期間險些被害。他苦苦支撐《社會學年鑑》刊物，花大量時間苦心整理其老師迪爾凱姆和同窗們的學術成果。莫斯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有成就的著作便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以下簡稱《禮物》。

《禮物》將人們生活當中非常普通和普遍的互相送禮現象研究得如此深刻、透徹，如此栩栩如生，讓人贊歎不已。莫斯本人沒做過多少田野調查，但他充分利用了馬琳諾夫斯基等人所做浩瀚的民族學田野調查資料。莫斯對美洲印第安人、新幾內亞、新西蘭等地區諸多原住民間互相送禮現象從心裡、宗教、社會、經濟、道德、法律等方方面面進行了精闢的分析，並探索出了其禮物流通規律。在我學習了莫斯《禮物》之後，對以下幾個方面有所感觸。

首先是禮物的贈送、接收和回贈。莫斯認為，送禮是為了提高贈送者聲望和地位，使接收者有負於對方。對贈送的禮物不能不接受，不接受對方送禮表明不領情，拒絕與對方發生聯繫，為了不得罪於人，只能必須接收贈禮。對於回贈，莫斯認為，別人的禮物帶有原主人的靈氣，接受者懼於別人禮物上的靈，必須給予回禮。回的禮與所得到的禮同價或價值高於所得到的禮。這樣一來，原先的送禮者變成了受禮者，受禮者變成了送禮者，使起初的受禮者反過來成為了負債者。這樣非但沒能拉近個人之間的關係，反而疏遠了兩人之間的關係。故給人贈禮並非是善意的捐贈而是其背後帶著利益、暴力、強制和欺騙，並且帶有競爭性。中國是個禮儀之邦，禮尚往來在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中國有些少數民族更是如此。如蒙古族，與人交往不能空手而去。蒙古人最忌諱空手拜訪，在拜訪別人送禮時總會說：“hoosun busu tul，因不能空手”，西藏檔案館所藏一千多件蒙古文檔案中大部分都提到了禮物和以上“因不能空手”之語，說明兩個民族交往也是以禮物位媒介。蒙古人也如莫斯所言不能拒絕別人的禮物。當你拒絕接受蒙古人禮物時，對方會很嚴肅的說“beleg tasulju bolohu vgei，不可斷禮。”蒙古人當收到別人的禮物時，也非常講究還禮。而且正如莫斯所言，蒙古人認為別人的財產是具有靈氣的。蒙古人的財產主要是牲畜，送禮也經常送牲畜。在送人羊之前，要揪下羊身上一小團毛夾在蒙古包椽子上，表示留住自家牲畜的靈，送人馬也一樣，割一把鬃毛留下。對得到牲畜的人而言，意義不在於牲畜本身，而在於將別人家牲畜的靈氣和福分也帶回了家。對饋贈方來說，不僅是送人財產，更重要的是把自家的福祿也一同送人。從羊身上揪下一團毛留下自家的福祿並不是抽空所有靈氣送人純物質，而是留根本靈與自己，與別人分享自家的靈和福祿，使自家牲畜的靈和福祿廣汎傳播。蒙古人將禮物看得非常神聖，禮物之“beleg”一詞與“智慧、象徵、性”

等詞同音，多少有一定的同源關係。歷史上，蒙古貴族對清朝皇帝，有進九白禮之制，送九頭白色牲畜，九頭牲畜沒太大價值，但象徵意義非常大，送禮者要承認清朝皇帝的權威，故得到的回報是非常對豐厚。送九頭白色的牲畜對一蒙古貴族來說沒多少損失，但因拒絕送九白禮而發生過武裝衝突。其實送九白禮就是個面子工程，清朝方面從蒙古收入價值不高的牲畜，返饋大量茶葉、布匹、瓷器、藥材等價格連成的財寶，其目的是要求對方承認清朝皇帝的權威。當今人的禮物饋贈變得惡性交易讓人比較痛心。禮物成為了一種很好的賄賂品。過年過節想盡辦法給領導送禮，領導孩子長到快三十歲還會收到源源不斷的壓歲錢。中國優秀的禮儀文化慢慢蛻變為了腐敗文化。

再者，莫斯花大量筆墨來描述土著民當中盛行的兩種特殊的風俗，即誇富宴和庫拉交換。

誇富宴是某個有權勢的首領大辦宴習，大肆揮霍，分發各種財物和食物，甚至毀壞珍貴銅器，或投之大海，其目的是為了提高地位。莫斯將之稱之為“競技式的總體呈現”，表現在經濟、社會、宗教、法律和道德等諸多方面。一些土住民首領舉辦一次大規模的宴會，擺出數量驚人的美食讓前來赴宴的人們大吃大喝，吃不完的帶走，帶不走的當眾燒毀。還大量散發物品，還要當眾毀壞珍貴物品，或燒毀或投入大海，而且還自吹自擂，貶低來參加宴會的競爭者，為的是讓大家承認自己的空頭銜。這看上去很可笑，但在許多土著民當中經久不衰，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使其保證實施。誇富宴是一種競爭，拿食物和財物來壓倒對方。首先各個島之間進行競爭，並非所有島嶼每年都豐收。每年總有幾個島嶼以各種原因歉收，甚至因受災處於生存危機。有能力舉辦誇富宴的往往是豐收的島嶼，而歉收的民眾通過參加誇富宴而獲取大量食物和生活物資以保證其生存。小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型誇富宴也是如此。所以，可以說有誇富宴的社會是個有保障的社會，是一種良性循環而非惡性競爭和惡性循環。再者，誇富宴不是一種單純的宴會，而是伴隨著演講、歌唱、舞蹈、各種表演，籠罩著濃濃的宗教、神話、習慣法和道德氣息，是一種文化活動。通過誇富宴可以促進大家交流，增進友誼。誇富宴也是一種保持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然而，誇富宴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其他地區也有相類似的現象，對我們當今社會也有一定的啓迪。在清代，清代皇帝每年在北京和承德大擺宴席宴請蒙古等部首領，大肆賞賜，揮霍物品，不求回報，只求這些邊關各部首領對皇帝效忠。新疆的哈薩克民族宰冬肉時將宰一匹馬宴請所有親戚朋友大吃一頓，吃完還可以帶回一部分。有能力的家庭都要輪流殺馬請客。哈薩克族的鬧汝孜節也是如此，去哈薩克人家裏做客，一個人去了就要代表全家，自己家有多少人口就得吃多少碗羊肉粥，吃不動可以帶走。這些也帶有一定的競爭性，有些類似於誇富宴，而且也是一種保證全民食物供應的方式。現在蒙古族當中盛行生日宴、金榜題名宴、小孩剪發宴、車宴、房宴。有些地方甚至辦房子裝修宴，或者改造一下圍牆也要設宴。這些不同於誇富宴，是收費的，一人至少要收兩百元，是用廉價的餐館飯菜來斂財。用法律話語來說，是在非法集資。也是一種鋪張浪費。礙於面子大家不得不去，這種宴請是循環的，吃了別人的宴，就得想辦法自己也辦一個讓大家來吃，以收錢，賺回之前吃宴失去的。如此以往，惡性循環導致惡性競爭導致大家貧困。許多人一年得吃好幾萬元的喜宴，等於把一年收入全吃了。農村還有一種宴請有點類似於誇富宴，那就是競選村長宴。想當村長的幾個農村小頭頭或富豪宴請全村所有人吃飯，非但吃飯免費，而且當場發放紅包或物品，以此來拉選舉票。誰辦的宴會規模大，發放的紅包大，誰在村長競選中就佔有優勢。這種宴會，形式上看來有點類似於誇富宴，但性質上完全不同，是極其惡劣的惡性競爭。

庫拉交換是特羅布連等島嶼上的一種交換習俗。庫拉是用貝殼做的一種項鍊和手鐲。一個部落首領或貴族將項鍊投入庫拉圈進行交換，此項鍊不斷的被交換不斷易手，直到某一位擁有同一價值手鐲的人願意交換為止。這樣，手鐲就會沿著項鍊流通的相反方向到項鍊放出者手裏。這樣項鍊和手鐲以相逆方向流通以達到交換。人們為了庫拉交換而出海遠行，冒各種風險，經歷艱難困苦。庫拉流傳到某個村子會引起轟動，交換到的人會愛物如命，但又不得不再換出去。今人看似很無聊。但這不是簡單的交換遊戲，也伴隨著儀式、巫術、宗教和政治。島上的貴族們通過這種神聖的以物易物方式完成交流交往。通過庫拉交易使幾百海裏的眾多島嶼互動起來，各種物品到處傳播，各島嶼的人們互相交往。通過庫拉可以結交很多朋友，航海者中途需要幫助時這些朋友們便盡力提供幫助。庫拉使各個島嶼都活躍起來，庫拉不僅是物品交換，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它攜帶著巫術、神話、歌曲、藝術等，是一種文化的傳播。

總之，誇富宴和庫拉交換不能用簡單的落後、原始、野蠻等詞來貼標籤。原始部落社會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野人社會，而恰恰相反，其結構和互動方式非常的複雜以至於外者無法理解。弄清楚那些土著民社會生活方式對我們有很多啟發和感想。